责任编辑 韩 立 / 美编 荆星子 / 校对 赵泽艳 / E-mail:ycwbbjb@126.com

大河湾

冬日静谧 韩立 摄

诗笺

冬之思

□李志涛

莫要冬天,莫要冬天的寒怆
小伙们在冬姑娘初临便
肆意叫嚷
那些莽撞言语,似霜刃般
飘荡
刺向冷冽季节,满是无礼
的疏狂

勿迎冬天,当那白雪携风
而降
吻向大地,却被暖屋阻挡
小伙们紧掩窗扉,蜷缩在炕
炉火热焰
囚住了探索的目光

拒绝冬天,将棉衣紧裹心房
任外面风号,冰雪肆扬
怯懦在屋内滋长,勇气被
低温冻僵
未品冬韵,先绝了季节的
华章

然冬之魂,岂容这般抵挡
霜花有梦,寒枝待芳
若敞开心扉,迎那冰风的
到访
会否惊觉,冬藏着别样的
光芒

元旦

□王过关

在冬里交出过往
在雪里开出红日

日子还是那个日子
我还是那个我

时间层层叠加
那朵梅花已脱胎换骨

喊崖(nai)娃娃

□王逸群

深秋
漫步在故乡的沟畔
重拾儿时的游戏
喊崖娃娃
两手拢嘴,拉长嗓音
我——来——啦
很快 崖对岸便传来
久违而熟悉的回声
我——来——啦
那是我和崖娃娃
永远不变的约定

恍惚中
少年的我正和小伙伴在
沟底
挥镰割草,小心翼翼摘酸枣
大约听到了
空谷中崖娃娃的应和
便一起抬头上望——
那是谁呀,老大不小了
还喊崖娃娃
那条羊肠似的坡路
弯弯扭扭地从谷底挂到
沟沿
有人仿佛背着一捆柴草
吃力地向上攀爬

站在沟沿往事历历如昨
崖娃娃的回声
穿越时空 在我心头激荡

该走了
对着沟崖,我两手拢嘴
拉长嗓音
我——走——啦
很快 崖对岸传来
崖娃娃悠长的应和
我——走——啦
就像好友暂时的告别

散文

元旦抒怀

□武青山

寒意虽深,春芽却已悄悄萌动。

欢庆元旦的鼓点声,在青春的校园里、在忙碌车间中、在广阔的乡村间,于祖国的每一个角落激昂回荡。

家中有学生的,必定要参加学校排练的节目,能够成为小演员,算是一件顶重要的事儿,孩子们兴奋的劲儿,能一直持续到节目表演结束的那一刻。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全家出动,为孩子们呐喊助威。

记得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一个人要准备6个节目。晚上睡熟了,胳膊还支棱着晃动,摁下去,又抬起来。

在乡村,人们把庆元旦俗称为过“阳历年”,但农村人没有放假的概念,也就不把它太当回事儿。早先,我也如他们一样。

妻子是一名教师,国庆节、元旦,她都要比平常多做几样菜,庆祝一番,我们全家受了影响,也慢慢开始过元旦了。

在中国,元旦作为节日,已是很久远了。宋代王安石有一首《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中描述的是新年首日景象,爆竹声响中,日头当空,家家户户摘下旧的桃符,再换上新的。“春风送暖”,冬去春回,由此可知,王安石所处之“元旦”日,大地已是欣欣向荣,和现在的“元旦”情形大不一样。

《晋书》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这是最早关于元旦的文字记录。后来宋代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文史资料足以证明,古时之“元旦”,并非我们嘴里所说的元旦,而是我们现在的农历春节。

夏历,中国人俗称农历,乃是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经验之作。古时,人类都是依赖自然,靠天吃饭,气候变化左右着一年的耕作,丰收抑或歉收,关乎人们的生存、部落的兴衰。我们的祖先通过对天象的长期观测,依据粮食作物在不同季节的生长规律,将一年划分为“二十四节气”,以契合农耕的时机。

“元”,说文解字释义:始也。即开端、起始之意。

历数九寒天,太阳北归,天气回暖,土地冰雪消融。万物由春发到夏荣,从秋收到冬藏,又从原点出发,始为“元”。故人也就把这一刻定义为“元旦”。

年是总结,是聚首,是给自己一年辛苦的回馈。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年就是一种张扬的红,这种红是惊天动地的。

中国人的过年,再浓的笔墨都不能写尽它的隆重。

贺岁的习俗是由来已久的。

晋代诗人辛兰曾有诗《元正》:“元正启令节,嘉庆肇自兹。咸奏万年觞,小大同悦熙。”

三国时曹植《元会》云:“初步元祚,古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描绘的是宫廷的贺岁之礼,规模宏大而隆重。

前后数百年,即便国体动荡,战乱频起,贺岁习俗却未曾割断,足见深入民心。

南宋诗人陆游在《己酉元旦》中写道:“夜雨解残雪,朝阳开积阴。桃符呵笔写,椒酒过花斟。”墨冻尚写春联,可见对其的重视。

《荆楚岁时记》中是这样描述贺岁的:南朝时荆楚元旦拜贺完毕,接着是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吃一个鸡蛋。

所有的食物,都是土地的馈赠,敬天敬地,感谢大自然的丰厚赐予,各有其特殊含义。

我们现在祭祀先祖、书写春联、贴福字、舞龙灯,放鞭炮、守岁、吃团圆饭及进行社火表演等欢庆活动。这种习俗因为在民间广泛流传,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

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自夏朝设立历法以来,无论怎样变化,迎春庆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骨子里的精神寄托。

时空转换,古人所说的“元旦”这个词,已被调了位置。

中国人是很重视自己的传统节日的,每个节日各自有它特定的含义。吃什么,玩什么,如何庆祝,是根深蒂固的。春节吃饺子,放鞭炮;元宵节吃元宵,闹社火;端午节包粽子,划龙舟;中秋节吃月饼,赏月亮。现在的元旦,不算中国人的独有节日,在传统的节俗文化中,没有自己的印记。

尽管阳历年的氛围远没有春节的浓烈,而在春的门楣即将开启之时,元旦,作为过去的一年总结和下一年谋划的交汇点,是新的开端。一元复始,擘画蓝图。

王安石那首《元日》,不正是他自己推行变法,除旧革新,强国富民的抱负和乐观自信的心情吗?

总把老曲换新词,悠久的黄河文化,已然跨越历史的长河,在祖国丰硕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华夏民族的历史根脉,孕育出崭新的时代价值。

北国青松风起,南疆椰林摇曳,东海波涛汹涌,西域雪原壮阔,祖国这个大舞台上,琴音袅袅,欢声笑语,一幅描摹华夏文化魅力的水墨长卷,正徐徐展开。

随笔

冬的呐喊

□张志德

冬日的清晨,是一幅静谧而深沉的画卷。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夜的帷幕,它不似夏日那般热烈,而是带着一丝温柔的寒意,轻轻地拂过沉睡的大地。这是冬天的呐喊,它不是春的生机勃勃,不是夏的热情奔放,也不是秋的硕果累累,而是一种沉默的力量,一种内敛的呼唤。

走在被霜覆盖的小径上,每一步都伴随着细微的碎裂声,那是冰晶在脚下裂开的声音,清脆而短暂。这声音,是冬天的呐喊,它在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寒冷的日子里,生命依然在以自己的方式坚韧地存在。树枝上挂着的冰凌,是大自然赋予的艺术品,它们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那是冬天的呐喊,它在展示着寒冷中的纯净与美丽。

冬天的风,是这个季节最有力的呐喊。它不像春风那样温暖,不像夏风那样热烈,也不像秋风那样凉爽,它是凛冽的,是刺骨的。它吹过空旷的原野,穿过城市的高楼,它在每一个角落宣告着冬天的到来。这风,是冬天的呐喊,它在提醒我们,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要保持清醒,坚持前行。

在这个季节,人们也发出了自己的呐喊。孩子们在雪地里嬉戏,他们的笑声和尖叫声,是冬天里最温暖的音符。大人们在炉火旁围坐,分享着一年的故事,他们的交谈声,是冬天里最温馨的乐章。这些声音,是人们的呐喊,它们在寒冷中传递着温暖,传递着希望。

而在这冬日的画卷中,运城的景物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发出呐喊。运城盐湖,亿年不褪色的七彩“调色板”,它的呐喊是色彩的交响,是岁月的沉淀。河津龙门,黄河在这里激荡出中华民族的壮志豪情,是激流勇进,是变革与超越。运城舜王坪,山清水秀,是华北和黄河中下游唯一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它的呐喊,是自然的呼唤,是历史的回声。

冬天的夜,是深邃而神秘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它们是那么遥远,却又那么明亮。这星光,是冬天的呐喊,它在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有光明在等待着我们。月亮静静地悬挂在天际,它的清辉洒在雪地上,照亮了夜行者的道路。这月光,是冬天的呐喊,它在指引我们,即使在最孤独的夜晚,也有温柔的陪伴。

在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冬天的呐喊不仅仅是季节的更迭,更是自然与历史的交响。让我们继续聆听,那些来自山西大地深处的呐喊。黄河壶口瀑布,以其壮观的景象和磅礴的气势,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呐喊”。

解州关帝祖庙,每当微风拂过,寺庙的风铃便轻吟浅唱,如丝如缕,悠然而纯净。这是岁月的故事,是内心的宁静,是精神的寄托,是这里独有的铃声,它在风中低语,诉说着忠诚与义薄云天。

而在这一切之中,鹳雀楼以其雄伟的姿态,矗立在历史的长河之上。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中,“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不仅是对鹳雀楼的描绘,更是对历史的呼唤。在这里,我们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感受到时间的流转,鹳雀楼的高大不仅仅是建筑的高度,更是精神的高耸,是对过往岁月的致敬,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冬天,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季节,但它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它的呐喊,不仅仅是对寒冷的抗议,更是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期待。在这个冬天,让我们一起倾听这呐喊,感受它的力量,拥抱它的美丽,一起迎接春天的到来。